◆百味生活

## 儿子开微博

□ 祁小刚

小儿轩轩,年方八岁,虽年幼, 却紧跟潮流,近来喜欢上了微博。 我和妻商量,决定"投其所好",

帮他注册了一个微博,连帐号名称都

是他最喜爱的——"喜洋洋"

微博开通后,儿子欢呼雀跃,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是当他真正坐到电脑旁,却又抓耳挠腮,不知道该往电脑里输入什么内容了。我和妻子引导他:把自己每天觉得快乐的事情记录下来。受到启发,第一条微博很快就诞生了:"晚饭是炒米饭,妈妈说再给我做个我最喜欢吃的煎鸡蛋,问我行不行?我说,我举双手双脚赞同。妈妈说,那你给我举个双手双脚看看,我就到床上做给妈妈看。妈妈

看后,说笑死了。" 效果还不错,儿子颇感得意,上 电脑、写微博的积极性更高了。为了 不影响他的健康和学习,我们"约法 三章":定时上网写微博,控制每次 上网时间不能超过半个小时,另外不 能影响学习和日常生活。小家伙高高 兴兴地同意了。

一条条微博,在丰富儿子的业余生活的同时,也真实地记录下了他成长的脚印。渐渐地,"喜洋洋"有了许多"粉丝":既有他的老师和小伙伴,也有一些陌生的朋友,当然还有我和他的妈妈。我们真切地感受着他每天的喜怒哀乐,同时也对他的进步给予肯定和鼓励。

微博成为我们与轩轩沟通的一座 桥梁, 我们之间通过微博交流, 经常 能起到比当面沟通更好的效果。比如 轩轩比较粗心,经常丢三落四,有一 次在丢失红领巾后发布了一条微博, 很快就得到班主任贾老师的鼓励与安 慰: "没关系,我相信这是你最后一 次丢东西了。相信自己!"果然,轩 轩以后再也没有丢过任何文具。还有 一次,他非常得意地发布了一条微 博: "语文第一单元的测试卷发下来 了,我得了95.5分。老师说排名第 三, 我很高兴! 怎么样? 我很棒吧, 下次我还要争取得第一呢。"我对这 条消息发表评论: "不能骄傲哟,继 续加油!我相信你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定能实现这个目标!"儿子学习的

劲头更足了。 通过微博这个平台,轩轩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快乐和自信,改正了以前 的许多不良习惯,逐步培养起对写 作、音乐、科学知识等方面的兴趣, 学习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他的微博里,经常有令我拍手叫绝的 妙语,还有许多连我都不知道的知识。 轩轩对作文原本不感兴趣,经过 "织围脖"的锻炼和薰陶,现在他的 作文经常被老师画上大红花,贴在班 级的墙壁上作为范文。这不,小家伙 昨天还在悄悄地向我打听,作文怎么 能印到报纸上呢!

怎么样,目标够远大的吧!?

久未回乡,春节回老家,看哪儿 都觉得亲切。初五,拉着表弟去老街 上寻找儿时的记忆。

我和表弟出了门,一路上走走看看,街道由过去的石子路变成了水泥路。路面也变宽了,好多记忆中歪歪倒倒的旧房子已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两三层半新不旧的楼房。 卖衣服鞋帽的还是那几家,理发剃头的也还是那几家,只是不见了小卖部,多了几家超市和网吧。

表弟见了网吧,顿时就来了兴趣, 自个儿钻了进去,丢下一句话——你 自己转吧。

没办法,我只好一个人漫无目的 地瞎转起来,不经意间到了菜市场, 远远看见一辆白色的厢式大卡车和一 辆中巴车停在菜市场口子上。走近发 现大卡车车厢左右两侧和后面的铁板 儿掀了起来,与车厢顶大致齐平,左 侧从厢顶落下帷幕,右侧从厢顶挂着 背景幕。卡车右侧和车尾各放着一个 刷着红漆的木制台阶。我想中巴车肯 定是演员化妆用的,台阶肯定是演员 上下台用的。

菜市场门口的水泥柱子上帖着 "启事",说明了每天开演的时间和曲 目。我一看表,发现离开场已经没几 分钟了。车后的演员们已经准备好了, 在下面候着,吹拉弹奏的师傅们正在 调试乐器。台下大约三四十人坐在自 己带来的板凳上,还有一些人三五成 群地靠在菜市场的水泥柱上,也有人

#### 茅屋为大雨所破

小街自五月份结束了干旱无雨的 季节,逐渐进入雨季,有时是连绵细 雨,有时是连天大雨,冲洗得小街的 山更青,水更绿。

但是,庐席棚不堪冲洗,一天夜里,终于漏雨了。起初是一处,继而二处、三处……屋里能够接水的家什没有了,半夜三更的,什么办法都不可能实施,好在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就随它去吧。

我抱着儿子坐在蚊帐的角落里, 儿子一个月大,床上不漏雨的地方只 剩下这么一点点了,爱人坐在地上的 小板凳上,我们就这样坐着,实在太 困了就打个盹。醒来之后,外面仍旧 是哗哗大雨,雨脚还在滴滴答答地落 到床上、地上。触景生情,想起了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当年学这首诗的时候,就像看到了一位年迈体衰的老人,孤独地守在江边上,眼睁睁看着对岸一群顽童抱着茅草跑远了,是那么可怜而无助。每当背诵到: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心里酸酸的。如今,我们的处境比诗人还要差,诗人一家人还能躺在床上,我们只能坐着,床上已经没有我们的安卧之处了。

说起来自己都觉得有点奇怪,平 日里常常悲天悯人,替古人担忧,甚 至杞人忧天,而一旦身历其境,没想 到竟也能泰然处之。

#### ◆往事如歌

# 回忆在五号桥的日子

我们没有酸楚凄凉之感,没有怨天尤人,毕竟时代不同了,我们不是无依无靠的老者,单位是我们的靠山。何况长期的艰苦奋斗教育和生活磨难,我们这代人已经没有什么艰苦不可以忍受,真的是"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苦"。相信"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没有像诗人那样去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因为明白这不可能,不可能的事不去幻想,这大概是诗人和俗人的区别吧。我想的是:老天爷别再下了,停了吧,快点天亮吧,天亮之后就有办法了……

我就这样闭着眼睛,时而打盹, 时而想着《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直到 雨停天亭

雨停了,天也亮了,科里的陈桁山师傅到材料科找来了几位师傅,扛着一捆油毛毡,三下五除二就加固好了庐席棚的屋顶,临走时说:"以后多大的雨都不怕了,放心吧。"

太阳出来了,打湿的东西很快晒干了。第一次感到流动单位也有它的 好处。

#### 人性本恶?

自由自在的日子维持了一年多, 被全国范围内的"清理阶级队伍"的 红色风暴结束了。

那时,走资派已经斗完了,成了 "死老虎",接下来最高指示: "必须 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 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 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 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 出来。"于是,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 大清查,清查地主、富农、反革命、 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 民党"残渣余孽"……幸运的是我离 开工地休假回老家了。

我休假过后回到工地,其时"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已经进入尾声。被运动死了的,尸骨未寒,全处死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有十多个人,老中青皆有,大多是家庭出身不好的。我认识其中两位,一位是工程科汪科长,共产党员,大概是同济毕业的,不但技术水平顶尖,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还高,人称"汪克思"。经常到我们办公室来同我们主任聊天,他两是同姓本

家。白净的面孔,高高的个子,文质 彬彬的,说话不紧不慢有条有理。那 个年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听说是 忍受不了人身侮辱和肉体折磨,在一 个大白天投了安宁河,不到五十岁。 活着的时候给大江大河铺设桥梁,可 的时候投入了大江大河的怀抱,可想 而知,其心何其悲愤。还有一位是工 地医院的许院长,参加过抗美援朝, 矮矮的,胖胖的,和蔼可亲的那种人, 一天夜里在蚊帐内割了颈动脉,第二 天早上发现地上一滩血,人已经冰冷 了。其他的人我不认识了。

当时是在军管会领导下,设有专案组,专案组成员都是出身好、敢于斗争、铁面无私、立场坚定的份子。专案组的小房子就设在安宁河边上,离我家不远,我爱人说,他常常在夜里听见从小房子里传出来惨叫声,撕声裂肺,令人心惊胆战,毛骨悚然。

我们主任也受到批斗,起因是有人看见他在厕所出恭,用一毛钱纸币擦屁股,有人说是五毛钱,好在没有挨打。可能是文革初期他被吊起了打过,喝过其往后

唐师傅的爱人朱星,是音乐家劫 夫的亲外甥,曾经不明不白地被劳改 了几年,回来后在工班劳动,这次也没能幸免。挨批挨斗挨打,唐师傅就站在外面看,一边看,一边喊: "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在心里敬佩她。

文斗不要武斗。"我在心里敬佩她。 这些事都是我休假回来后我爱人 悄悄告诉我的,他说,幸好你不在, 不然会神经衰弱的,神经太紧张了。

接下来就是"一打三反运动":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张浪费。主要还是打击现行反革命。这次轮到造反派头头了,我参加了一次斗争大会,三个造反派头头,被五花大绑着跪在台上,连打带吼了一阵,带走了。因为五号桥竣工了,准备转战到湘西,军管会不跟我们走,斗志也就松懈了。

四十年了,我只听见一人为当初的打人说过后悔的话,其他人好像把那一段历史遗忘了,死去的白死,没有人再提他们的的苦和冤;打人的白打,没有人谴责他们的残暴和罪恶,有的还越混越好,好像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义,理所应当。天道不公。

文革过去四十年了,想起那时的 红色恐怖,至今还有些不寒而栗。还 是在学校的时候,我看见过红卫兵用 皮带抽人,看见过造反派打人,看见 过太多太多的惨无人道、灭绝人性。

不明白那些人怎么就下得了手,那么没人性。看来还是荀子说的"人性本恶"对,荀子认为人性有两部分:性和伪。性是人先天的动物本能,是恶;伪是人后天的礼乐教化,是善,所以荀子很强调要制定礼义道德,"化性起伪",教化人去恶变善。

连载四

#### ◆品书斋

# 读书即是生活——读止庵的《插花地册子》

插

花

地

册

□ 郑义华

《插花地册子》是 止庵的文学自传,山东 画报出版社 2005 年出 版,包括随笔八章、长 诗四首。诗,有关读书 及忆故人,有的句子不 易解读。

止庵本名王进文, 1959年出生在北京一 个诗人家庭,做过口腔 科医生、报纸编辑、外 企白领。写书评传记, 编书,探究版本,有 《樗下随笔》等二十几 部专著。几年前,辞去 新星出版社副总编的职 务,回家看书写书评。

1966年止庵本该进小学,"文 革"骤起,耽误一年。这个期间,红 卫兵来抄家,他父亲沙鸥的藏书被抄 走,仅留下《鲁迅全集》及几本苏联 小说。进小学后,没有语文课本,只 好读"红宝书",在"毛选"的注释 里学历史,外祖父有一本"毛选成语 解释",他反复看。母亲在街道废品 站当会计,找来一本旧书,有杨朔、 秦牧、刘白羽的散文,他看作宝贝。 邻居有一本《水浒传》,他也经常借 来读,看了二十几遍。有时没书看 了,他买来世界地图,看外国城市河 流。进大学后读了《鲁滨孙漂流记》, 说若早点读这些书,思想中的幻想、 浪漫成分能稍许增加。

十三岁时,止庵去江南旅游,沙 鸥信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 天一块钱零用,在无锡,省下中饭,



了两部长篇小说,《阳 光下》,反映中学生活; 《枫叶胡同》,描写平民生活。《枫叶胡同》未写完,高考恢复,他参加复 习考试,也不抱希望,结果被北京医 学院录取。考试结束第二天,继续写

胡同》未写完,高考恢复,他参加复 习考试,也不抱希望,结果被北京医 学院录取。考试结束第二天,继续写 小说。这两部小说,都没成功。进大 学后,发表了十几篇小说,也写诗, 发表一百多首,与朦胧诗派的杨炼、 江河交往。 这本书记下了几个爱书人,老诗

人廖若影说,一首诗的名句只有一句两句,不会每首都有名句。还有一个老诗人沙蕾,说将喜欢的作品读十遍二十遍,能得"真传"。止庵二哥的一个棋友过士行,爱书,跟沙鸥学诗,后来成为剧作家。止庵在书店买书时认识了北京工业学院的学生戴大洪,成了好友,戴大洪每月四十块钱生活费,拿一半买书,星期天骑单车满城跑书店,多年后,他与戴大洪合作校注书籍。

从止庵的阅读史,大致能看出几 个特点:

"诗书传家"。止庵的父亲有闲暇常谈读书之事,止庵的大哥在北大荒,爱读书,写过几篇东西,二哥十六岁时去了内蒙古,写武侠小说,但都停下,前途未卜,心思不集中。二哥病退回北京,没工作,跟过士行的祖父和叔祖父学围棋,打算找谋生的路,但年纪大了,学不出来,就写了一部《中国围棋史话》,后来出版社给出了,印了三万册。1982年止庵和姐姐合作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描写草原生活。

善于学习。读书方法很重要,事 半功倍,止庵在中学时读了几遍《聊 斋志异》,读故事之外,大致读了懂 古文。张中行也说过:聊斋是地道的 文言文,小时候没书看,读了两三遍 聊斋,学通了文言文。

独立思考。什么书可读,止庵有自己的见解,他在《读小说一》里写道,小时候读《三国演义》,倾向曹操,后来读《东周列国志》、《儒林外史》,觉得比《三国演义》好。他对文学史有兴趣,买书读书知道门径。早先读苏联小说,"文革"后期转向西方小说,念大学时常回家,在公汽上读了几百万字的翻译小说,认为《堂吉诃德》不错。

止庵喜欢买书,成了嗜好,读大学期间,对市内的书店了然于心。他在另一部《向隅编》里说:"文革"结束后,外国文学名著"解禁",但不能随意买到,有的得从书店门口"黄牛"手里加价买,有的加价也买不到,得通过别的方式。1982年底《古拉格群岛》出版,需要局级单位介绍信,托了一个领导帮忙,别人问是什么书,他说是"地理书"。

一年前,《南方都市报》有一篇 采访记,说止庵算了细账,在未来岁 月里,每周读一本书,还能读一千五 百本书,所以要做出选择,看了这 本,就少看了那本……读到这里,我 竟有几分感悟:时间不经用,抽空读 两本书罢。

#### ◆桥址风物志

### 桥头一寺一古道

□ 陈 金

我澜沧江大 桥项目部设在大 理州永平县一 岸,桥要连接的 对岸是保山市的 龙阳区。

从项目部到 工地,出门不远 就要垂直跨过一 条古老的石板 路。

这条石板路 已断断续续、支 离破碎,不成整 体。它从江边爬 上来,蜿蜒走向 远处的山谷。

路上的石板因为长年的人马踩踏,已变得光滑无棱、光可照人。这便是著名的西南丝绸之路——博南古道。

据记载,"西南丝绸之路"是中 国最早与外国往来的古道之一,博南 古道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段, 开通于 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晋 "滇缅永昌道"。从大理往西, 经顺 濞桥进入永平,经黄连铺、叫狗山、 北斗铺、万松庵、天津铺、杉松哨、 梅花铺、宝丰寺入永平县城,又经曲 硐桃园铺、石子坡、小花桥、大花桥、 博南山、杉阳街、凤鸣桥、江顶寺, 过霁虹桥进入到保山境内。永平古称 博南(以博南山得名), 所以, 这一段 丝绸之路被称为"博南古道"。随着时 间的推移,人们习惯上把南华经祥云、 大理、永平、保山、德宏至缅甸、阿 富汗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古道统称 为"博南古道"

在我们经过的"博南古道"处,有一堵残墙,墙有门,门有拱,拱上有字,正反各一条,但均已缺一个字。正面可见"觉路遥"三字,据说缺个"远"字。另一面可见"关耸峙",前面可能缺一"雄"字。

据说这里就是《徐霞客游记》里记载的普济庵。这堵残墙当是当年寺庙的山门。此处地势较高,地形险要,有如咽喉。当地人称此门以东为"关内",此门以西为"关外"。

在这堵残墙边,有一座新修的寺庙,叫江顶寺。我一直觉得这个寺名怪怪的。江何以有顶?如江有顶,顶上当是桥。如果寺建在江"顶"的桥上倒也说得过去,却明明是建在岸上。说是岸项寺似乎更确切。

从澜沧江桥工地回来,从江顶寺门口过,听到里面传来喃喃的诵经声, 我们寻声往寺内走。主持热情地把我们引进寺里,并热情地给我们讲解。

他说,此地的寺庙建于公元前 5年,历经 78代方丈,鼎盛时有和尚 100 多人。据说抗战时还在这里举行过一声声势浩大的"抗倭法会"。"文革"时该寺被作为"四旧"拆除。1973-1976年在沈阳当工程兵的村民杨崇华,从村里将这块地买下,经有关部门批准,在战友等各方的支持下,从 2003年开始重建江顶寺,并从老挝请来多尊玉佛。刻在寺里的有些对联就是他的战友写的。他本人则在昆明圆通寺剃度出家,然后主持江顶寺。

取法号为释持顺。 说是一座寺,其实整座寺里就他



一个人。他成天的生活就是念经、礼佛,再就是种菜。

家里虽然还有老婆、孩子,但也 很少回去,这里有他的信仰。

沿着寺边陡峭的山路往左下行几百米就到滔滔的澜沧江边,这里 1986年以前曾有一座古桥,名叫霁虹桥。据记载,霁虹桥跨度为 57.3 米,宽 3.7 米,由 18 根铁索链悬吊在两岸间,上铺桥板。两个桥墩上有古朴典雅的桥堡,分别名为"武侯祠"和"观音庙"。霁虹桥西岸绝壁上刻有历代文人墨客书写的"西南第一桥"、"悬崖奇渡"、"金齿咽喉"等大字。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也曾到过此桥。

霁虹桥的位置是西汉的兰津古渡。 丝绸之路出现之前两世纪,从四川西 昌起,经云南姚安、下关、保山,进 人缅甸、印度等国的"西南丝道"就 已形成,霁虹桥就是这条古驿道上的 咽喉。此处古为舟筏渡口;东汉永平 年初架起藤篾桥;元贞年(1295年) 改架木桥,得名霁虹桥;明代成化十 一年(1475年)改建铁索桥,清康熙

霁虹桥在 500 多年的风雨中,屡次遭受灭顶之灾,伤残无数。据统计,仅截至滇缅公路通车的 1938 年,霁虹桥就被澜沧江卷走 10 余次,重建和大修达 19 次。

1986年,古桥被洪水冲毁。后又 因澜沧江水电站的建设水位提高,遗 址也没入水中,只能看到两端的路了。

我们现在在霁虹桥遗址上游 100 米处看到的那座悬索桥是 2007 年 1 月 15 日建成投入使用的,比老的霁虹桥 垂直提升了 140 多米。

持顺方丈深为霁虹桥这一先民的 杰作感到自豪,同时对这座古桥充满 深深的眷恋,在寺内专门存有放大的 该桥黑白照片。我们去后专门拿出来 给我们欣赏,并给予热情介绍历史背 景。还让我们拍照留念。

持顺方丈还喜欢书法,他让我们 参观了他悬挂在禅房里的几十幅书法 作品。

我们问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他说,你们建桥人来了,给我们送来了水,送来了电,寺里生活非常方便。现在是寺里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们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说,以后在这里不会再建这么大的桥了,所以以后寺庙也不会再有这好的光景。他说,我没有别的能力报答你们建桥人,唯有虔诚祈祷,祝愿大桥人平安、吉祥、幸

## 过年看戏

□ 吴广定

三三两两地坐在摩托车上。我留心观 察了一下,前排就坐的基本上都是老 婆婆和四五岁的小孩子,这副光景与 我记忆中的场景差得太远了。

突然,一阵熟悉的二胡、唢呐、 锣、钹、笛子等乐声响起后,演员们 陆续登台了。台下的老婆婆们赶快拉 扯和提醒身边打闹的孩子们,让他们 安静下来,可孩子们却依旧闹腾着。 启事上说第一曲唱的是《女驸马》,第 二曲是《站花墙》,后面的几曲是什么 我就记不住了。唱腔是那么熟悉,种 似一位久未谋面的好友,心里有地站在 名其妙的兴奋感。于是,静静地站在 生、末、净、旦,也不知道唱得好坏

与否,只是听着很舒坦、很享受。 台下的观众,看戏的看戏,聊天的聊天,嗑瓜子的嗑瓜子,没有掌声,也没有喝彩。台上的演员们也自个唱自个的,唱完下台,轮到自己时上台。负责乐器的师傅们嘴上叼着烟,任凭烟卷儿自己烧着,兀自地冒着烟,唯一不同的是,吹乐器的师傅在需要自己表演时,会把嘴上的烟漫不经心地

放在边上的架子上。一切都是那么随

意轻松,一切又是那么娴熟自然。 「听了几世,有此下了,便表

听了几曲,有些厌了。便凑到舞台侧去看有什么新鲜玩意儿。我惊奇地发现"后台"比台上更有趣。有的演员从台上下来后直接搬了把椅子晒太阳打盹儿,有的在旁边看人打牌,有的看人下象棋还支招。或许是对时目太了解了,这些看似心不在焉的演员们,听到乐器声一响就知道是否的,明上一声,便匆匆跳上台去了。这相场景与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后台和儿时记忆中的那种紧张的劲儿完全不一样。

小时候,也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看到戏,每个村子都会轮着请戏班。每年的初五开始唱戏,一唱戏来一唱大声里请来几一个角儿,三村好拉弹奏的,白天在临时搭起的棚子里排练,的大在临时点钟准时开唱。那时看戏是一件大事儿。大早早地吃了饭,锁好门窗。一家人扛着板草,拿着小孩去看戏。要是在戏台周边有亲戚熟人的可以提

前去预约板凳,因为去晚了桌椅板凳就被人全借光了。那时候看戏人山人海,台下坐着的,站着的,树上挂着的,柴垛上蹲着的,大人头上顶着的,柴垛上蹲着的,大人头上顶着的,满眼都是人。那时的我们看戏也就是看个热闹,台下瞄瞄,台后瞧瞧,要是在人群里躲猫猫,大声说话,要是冒失失地闯进后台,那是要被大事。等到晚上八九点,小孩子们玩累了,就各回各家爬上床睡觉去了,大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昂着脖子看戏,一直到散场。

如今看戏,不用搭台子,不用现场化妆,不用到处找人来吹拉弹奏,也不用排练,只有肯出钱,市里专业的戏班子,中午吃了饭,化好妆,坐着班车来唱戏,唱完卸妆,坐班车回家,不用管饭,不用前后伺候,比以前简单多了。但是看戏的人却越来越少了,连看热闹的人都越来越少了。



乡村舞台 马永红 摄

地址:武汉市汉阳大道 38 号

电话:027-84596259(编辑科)

84596359(记者科) 电子

电子邮箱:xcbbjk@163.com

邮编:430050

广告许可证:武工商广字 04-2 号

承印:武汉大桥印务有限公司